

新晋茅奖作家乔叶： 用《宝水》写出中原农村精气神



8月11日，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揭晓，乔叶的《宝水》榜上有名。早在今年1月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乔叶，她曾详细分享自己写作此书的来龙去脉和心路历程。

对于很多喜欢散文的70或者80后读者来说，乔叶这个名字不会陌生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乔叶就因其优美的散文深受读者喜爱。近年来，乔叶重点在小说创作领域耕耘，收获满满。2010年她凭借《最慢的是活着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之后又创作出版《认罪书》《藏珠记》等长篇小说，直面社会现实，深掘复杂人性。2022年，她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宝水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，被评论家认为是“目前为止，书写新农村建设、写乡村振兴的出色之作”“一部中国七零后长篇小说的突围之作”。乔叶现任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北京作协副主席。

1970年代，乔叶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一个普通农家。父亲是焦作市矿务局干部，是村里第一个大专生，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。1990年乔叶从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乡村当教师。教书的日子很寂寞，乔叶开始文学写作。她的散文先是在《焦作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报纸副刊发表，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孤独的纸灯笼》。1998年一年她出版了4本散文集。2001年，乔叶被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。

乔叶随后将重心放在用小说的形式写故事。写作的主战场从散文转移到小说之后，乔叶很快就找到感觉。或许小说充分发挥了她善于写故事的特长，她多年写散文所磨砺出的细腻文笔也给小说加分不少。她的小说不走先锋或者文本创新的路子，而是用一种熨贴的语言，绵长的调性，平心静气去叙述、呈现生活的秘密。她的小说总是散发浓郁的地气，融合着对尘世烟火的伦理情怀，凝结成一种复杂的魅力，给人以深沉的温暖和安慰。



乔叶(本人供图)

《宝水》

以文学 写出乡村的复杂性、多重性

“宝水”是《宝水》小说中一个村庄的名字。它位于豫北太行山深处，是一个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，因为转型而获得了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持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。主人公是中年女子“地青萍”，她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，提前退休后从城市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。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，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，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。

随着“地青萍”在宝水的三个自然村——中掌、东掌和西掌之间串门儿，各色人物出场，包括宝水的行政班子——村支书大英、妇女主任秀梅、会计张有富、团委书记曹建华；村里的“文化高层”、两大“先儿”——村医徐先儿徐世厚和风水先生赵先儿；普通村民——张大包、老安夫妇、豆哥与豆嫂、七成与香梅两口子；“外来者”——乡建专家孟胡子、在宝水附近山沟租地养鸡的马菲亚两口子、来宝水实习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……发生了很多故事。

小说以“平淡而近自然”的方式写宝水村的乡村旅游业由乱到治的进展，诸如如何解决激增的客流导致的堵车和停车问题，如何处理生活垃圾，如何与游客打交道，既做好服务又赚到钱等。

随着事件运行，一年四季时序也持续展开。四季自然交替，万物生生不息，它们隐而不显、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乔叶深入到生活的底部，去观察乡村社会的人和事，每一个细节，写得非常扎实、饱满。她笔下的乡村，既不是甜美的牧歌田园，也不是荒废的故土。她看到了乡村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也感受到其中涌动着的新鲜的希望。“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、破碎了、寂寥了，但其实乡村的骨子里很坚韧的某种东西还在。我肯定也不会美化乡村，而是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乡村的复杂性、多重性。”



乔叶散文作品

《宝水》 是豫北乡村的一个切片式呈现

今年1月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乔叶，她曾详细分享自己写作此书的来龙去脉和心路历程。为了写这个小说，乔叶跑了全国好多个村庄，去体验采访，最终还是选择自己的家乡作为原型。“因为长篇小说要求内部的气息贯通，我这贯通不下去肯定不行。所以我就回到了焦作老家。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，有一定的陌生感，但这种陌生感容易打破。一回到老家，我觉得我这个小说有底气了。当然我也没有直接选择我生长的平原村庄为原型，而是把原型村庄定位为一个山村。因为山村的自然风景好一些，而且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。同时这个山村又在从传统向文旅转型，有一定的开放性。它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，也有现代化的东西。这好比一朵花，将开未开之时，往往特别有韵味。”

《宝水》里有故事，同时也有不少关于季节的散文式的描写，让小说显得很舒缓，文学性很强。

在《宝水》中，乔叶把当下中原农村的方方面面写得很全面、细致，比较全面真实

地呈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。也就是说，农民身上有很多优良品质，但是一些陈旧的世界观也需要更新。

乔叶说，多个层面的问题她希望都尽力呈现。“我觉得文学的作用就是切片呈现。《宝水》这部小说其实是豫北乡村的一个切片式呈现，我希望它切得漂亮，让人看见这里面的丰富性，包括新和旧、传统和现代、问题和经验。当然其中也饱含感情。对家乡农村的这种感情，我觉得真的像我们对年迈母亲的这种感情，也许她给你做不了什么事了，甚至只能唠叨你了，你可能会不愉快，但是你什么时候想起她，都觉得是亲的。”

从早期的散文到现在的小说，乔叶的写作风格也在悄然变化。乔叶坦言，自己曾经一度写东西很华丽，词藻一大堆，特别爱炫，“那大概是我二十出头的时候。后来我结婚有了孩子之后，对世俗生活有了深入了解，也开始写小说，再回头去写散文，我觉得我比较返璞归真了。文风有变，比如可能会更宽容。也有不变，比如那种有着朴素情感的东西始终在。总之随着年龄增长，我觉得要跟自己的这种阅历、认知相匹配。”

谈到自己现在在文学上追求的风格或者境界，乔叶说，如果用衣裳比喻的话，以前她会穿泡泡袖，会很喜欢蕾丝，绸缎也穿过一段时间，“现在确实是到穿纯棉麻的时候了。还有，我觉得不论写短的还是长的，都要充盈着一股饱满的生活气息。我不能写虚的东西，虽然说起来这个‘气’也挺虚的，但这个‘气’可能就是我对生活特别的爱。”

盛年重返故土 在知识和情感上补课

2020年，乔叶从河南调到北京工作。虽然现在也可以经常回老家，但总体是地理意义上一步步远离的过程。但在心理上，她觉得离家乡反而更近了。“每次回乡都觉得特别亲，打心眼儿里亲。觉得自己本质上就是个农村孩子。在不断离开和返回的过程中，我也获得了新鲜的体验和观察，对家乡认识得更清楚。年轻的时候我写作很不想带上故乡的影子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农家孩子，不想显得土气。30多岁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，也希望自己的写作有先锋性。这些都让我对家乡有不小的忽略。现在我对家乡，反而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，觉得有很多重要的课要补。”

乔叶的小说在很多细节上特别细腻，风格很写实。她自认是“偏经验型”的作家，“特别容易被生活气息，或者具体情节所打动。比如写《宝水》，我一定要一趟趟地去看，去人家家住，去体验，然后我才能够说，我自己信了想表达的这种情感逻辑，也信了这里面的人物，我自己充满了深爱 and 热爱，那么我才能够写它。不止一次，读书分享会的时候，有读者问，说你怎么能抠出那么多有意思的细节。我说，这来源于我长期写作的一个职业训练，很爱观察，经常在观察。有评论家说我是一个合格的，甚至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，我很享受这种评价。我觉得尤其对于写作的人来说，写作的质感就来自细节。我习惯在观察中打捞一切可用的细节。人的感悟力像筛子，有的人筛子眼儿很粗大，留住的东西就少，筛子眼儿细密的话，留住的东西就会多，我可能就属于筛子眼儿比较细的那种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